Though nothing can bring back the hour
Of splendor in the grass Glory in the flower
We will grieve not
Rather find strength in what remained behind
——William Wordsworth

# 逝去的

喬英戈

像往常一樣遲了兩三分鐘，她來了，穿的仍是黑裙，因爲她說過坐在那草地上只有黑裙子才不易髒。頭上結了一條黃髮帶。輕盈地飄着，像蝴蝶。抬起眼睛，漠然地看我。空氣發覺什麽似地凝結着。只綴了一顆星。很孤獨。

走吧、我牽過她的車子，像從前幾千百次地走向那熟悉的街道，走向黑暗中。黑網馬上吞噬我們。小盡的路燈把我和她的影子伸得很長很長。冷冷清清的是這條街，這片操場。霓虹燈被拋得很遠了，扭曲在冰凍的天際。第一次走這路到這操場。路是崎嶇的，而現在已舖好了。走得很平坦，可是它終於通到盡頭。到處是無可奈何的盡頭。就像我與她。……哦，這一片熟稔的朦朧。

沒有什麽可說的了？

沒有什麽可說的了！她冷冷地。

第一次與她約會在這片草地上，是在高二那年夏初。記不得是誰先發現這片被隔絕的世界了。天眞的心靈却在這兒厮磨了三個夏季。一起哼着沙拉薩提的「流浪者之歌」，爲那些星星的夢掉晶瑩的淚。一起爲上弦月下弦月爭辯不休，嘆息着玉蟾的寂寞。冬天很冷，但我們仍來。脫下外套披在她身上，瑟縮在寒流裏，彼此取笑着。噫，你是神經病，這麽冷還來這兒喝北風。妳才是神經病呢。永遠不讓第三者知道這份純潔，也不讓北風取笑這份幼稚。擁有溫馨甜蜜的夢，綻開在熟睡的嘴角邊。一朵，兩朵……。

眞的沒有什麽可說的？眞的不能有挽救的餘地了？

眞的沒有什麽可說的！眞的不能有挽救的餘地了！

記不清第一次吻她是如何發生的了。玩着拉草的遊戲，我觸着了她的手。嘻笑聲突然停止，大地靜下來聆聽我們的心跳。一層烟霧瀰漫了双眼（哦，那支可惡的"Smoke gets in your eyes"）她的瞳孔旋轉着，轉着。嘴唇顫動，抖着双手擁上她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這樣嘛。我昏迷地撥動心弦的G音。哦，良夜，良夜。巴哈船歌。似波似漾。像一杯杯迷人的馬丁尼。抱緊我。你能覺得我的囉嗦？抱緊我。這不是夢啊！不是啊！

爲什麽……爲什麽妳一定要這麽做？

沒有什麽可說的了！我們這樣繼續下去，只有更痛苦。早告訴你不要過份認眞的，早告訴你我們絕無有圓滿結局的。可能不要再折磨我了……

霧社的夜，串着土風舞的夢。一二三四、二二三四。滑過弧線滑過弧線。躍着青春；水舞，路易士華爾滋。興奮嗎？當然。合歡山的雪擁抱我們。穿着五顏六色的毛衣，戴上帽子，從坡頂滑下去。躺在這白色的地壇，雪球在身上迸碎，好漂亮。小的雪人戴着眼鏡，披着圍巾。眞可愛。献給妳吧。小透明的冰柱懸在坡頂，閃爍在陽光下，耀着七彩。浴在零下五度中，四個足印緊緊靠在一起。留個痕，雖然下次雪又會將它掩沒。折來櫻花，偷渡安全。歡笑在櫻花與櫻花之間。十輪卡車載回滿滿一車回憶，而帶回來的雪早已溶掉了。

哦……妳爲什麽要這樣堅決呢？

……不要逼我。不要逼我啊！我是不能不這麽做的。讓我們好好的分手吧，與其將來更加痛苦，不如現在就早早結束吧！求求你不要再逼我了，我已經決定了。

天空不知道什麽時候已佈滿了星星。草已經有點枯黃了，我還聽見葉片掉下來的呻吟。我們不是一群命運的創造者，我們只是重演一齣早已塑就的悲劇而已，而我們似乎永遠也不厭嫌這種可怕的重複。

你並沒眞正了解我。我的性格不適於你。我眞的無法等到七年後畢業，太可怕了……沒有什麽可說的了。讓我們保留一個美麗的回憶在心中吧。原諒我的一切……想開……一點……再見……這是你的信及東西……再見……我會永遠記住你……對不起，我走了……

再見？我迷亂地自問。她很快消失了背影。

再見！全世界一起回答我。

我把目光從逝去轉回來。這朵不結果的花，這首撕碎的詩篇；月的影子細細碎碎的。永銘此刻。永銘此刻。

他從陰影中經過陽光再回到陰影中，陽光刹然變色，不再是金黃，也不再是炙熱，而是一種近乎假冒的金色，籠罩於灰暗之中，熱度變得更假更深，給人以一有種重量的感覺。

他靜悄悄地坐著，向來少說話的他變的更不容易開口，誰都不敢說話，也不敢出聲或輕輕地動一下。辦公室中聊天的習慣已窒息於他的死寂中，但他的心亂得不能再亂，望著的一切等於不會張眼，盡是死亡盡是悲愁，生活是相當沉重的擔子，重的沒人能擔得起。

路上遇見他，從來禮貌十足的他已不再點頭，他近乎失去了一切；失去了愛，也失去了寄託，只剩下他曾經很輕的頭，此時重的只能垂得更低更下。

希望的眼神一夜之間已成火燼，沒有光彩，沒有深度，只有空洞和絕望的灰色。他的眼半閉，無神得--如淚已流盡，只剩得空空的殼，空的不能再空。

他不忍回想兩天兩夜來的痛苦，更不忍回憶他太太的號啕，她痛哭於餐桌，號啕於床沿，翻滾於地面的悲慟，使他想到就覺得上帝的殘忍！爲什麼呢！爲什麼呢！爲什麼一定要害死我的好兒子呢！那麼一個可愛的兒子，多叫人疼的乖孩子！爲什麼呢！爲什麼一定要奪去他的生命！我的孩子，多乖，多天眞，多可愛！

他的淚水又滑過臉頰，他忍不住要哭出來，但他試過多少次了，却仍然控制不住，他想忘掉這一切，他試著專心辦公來忘掉這一切，但是，張眼所見的却只有一張可愛的臉，靜靜地閉著眼，除了右眉上的一裂新創痕之外，一切都那麼完美那麼可愛，誰又能相信他不再蘇醒了呢！

前天下午，當他仍在辦公的時候，一個電話來了，說是有急事找他，他百思不解之際却遙遙地聽見他孩子受傷的事，他扔下了未辦完的事，趕到醫院時，却只剩下死寂，他的步子由焦急而緩慢而沉重，終而癱瘓於太平間的門口。

醫師向他說了許多話，他却只聽到不連續的句子；跳水……腦震盪……肋骨斷裂……頭蓋骨裂損……

可是他不能相信，孩子看起來多安祥啊！除了一道細細的創傷，劃在眉毛的尾端，怎麼會？怎麼會啊……

日光燈不知何時亮了起來，也不知換過了多少的安慰者，他的感覺是否定的；他沒受傷，他沒死，他只是睡着了而已……

突然他緊握著双手，以一種深深的懇求，望著醫師，「求求你，救活他吧！求求你盡可能治好他吧！他沒死，他只是昏睡過去而已，求……」醫生的頭左右晃了一下，他突然覺得心垂得更低，垂向無底黑暗中，落下。忽然他覺得一切事物都已遺棄了他，遠遠地遺棄了他……他想；那不會是我兒子的，我兒子已回家了，他該已吃過晚飯在溫習功課，那不會是我兒子，不會，絕不會！但是我又爲什麼傷心？……

他沒聽到門外慌亂的脚步聲跑近，也沒聽到開門的聲音，突然的靜寂却使他感覺到有人停立於門口，他抬頭望了一下，是孩子的母親，她怔々站著，突然的尖叫劃破了死寂，長久的廻響在空間戰慄，使人寒心的哀傷頓時迷漫整個人間。

她跪到孩子的床頭，瘋狂的撫摸，歇嘶底里地埋首哭泣，斷續呼叫，緊緊地摟著孩子的頭；醒來吧！孩子，媽來了，醒來看看媽……別讓媽傷心啊！……孩子你爲什麼要去游泳，你去了媽活著也沒意思，醒來吧，我帶你回家，你要什麼，我都給你，只要不離開媽，不要離開我，孩子，孩子……孩子啊……

午夜，也許已清晨，那是時間失去意義的時候，醫院早過了下班時間，他們都得回去，家裏的弟妹還需要照顧，他們想把孩子的屍體抱回去，但是爲了還需驗屍，而且怕給家裏的孩子看見了不好，只能作罷，但是，他們多不願意回去啊！一個孩子，可愛的孩子，睡在這間黑暗的房裡，在這張冰冷的硬床上，一個人，伴著死亡，多寂寞多恐怖！

但最後她還是給他勸回家了，一路上回著頭，流着淚，口中喃喃地念着孩子的名字……

一到家，見了孩子，又止不住的痛哭失聲，整個夜晚她先生俯着案頭低泣，而她跪在神桌之下，痛哭，直至沙啞，仍然止不住傷心，幾次的暈倒，幾次的用頭撞向地面，幾次的翻滾……

次日午後孩子火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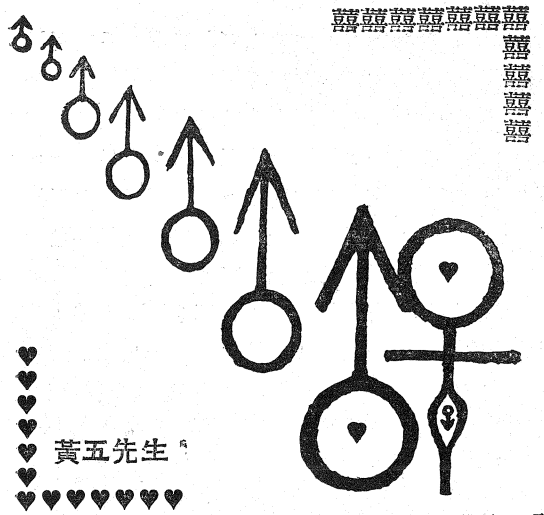
而她，一刻比一刻更憂傷更無力，不止一次的昏迷，但爲了其餘的幾個孩子，他盡了勸說的能力，而他自已呢？悲痛於無言之中。

孩子雖死，但並非失去一切，仍然還有幾個尙需照顧呀！

也許失去的無法補償，但總已失去。

悲傷是不會太長久的，他想；只要上天慈悲點，也許日子會明朗一些，但那總是以後的事。現在的沉痛仍然在伸延著，誰知道它將伸延多長多久？





黃五先生

在下今年二十有八了，可不是二八年華的二八，却是如假包換的二十八了。

不知道打從什麼時候起，自已照鏡子裡一瞧「……哎喲！什麼時候忽然變老了，老得足够……足够……足够討個老婆了？」

可不是嗎？這一陣子，每天上學回來，常看到妹妹們老瞅着我傻愣愣地笑，莫不是那個「牽猪哥」的又來串門兒來了不成。

想當年，爸爸老怪我，怎麼那麼笨，不會在我們學院裡隨便「抓」她一個女同學。爸爸！這那兒行？想我們學院女同學聯誼會總共只那麼幾位「寶」，不用說人家鼻子老高老高的，才看不上我呢？就算人家看得上我，在那麼多男同學「虎視耽耽」之下，誰先動手「抓」，誰就準先倒霉哩！

還是死了這條心吧！趕緊向外發展要緊。但是我說呀老兄！你又向那兒發展去呢？就說臺中街頭吧！到處都是人頭，什麼赫本頭了，埃及艷后頭了，馬尾頭了，雞窩頭了，個個可愛，叫你看得眼花撩亂，到底那一個才是我的她呢？

眼看過去的幾位相好的中學同學，個個早都成家立業了，獨我不合又跑來念這長得怕人的醫學課程，至今孤家寡人一個好不寂寞也。儘管很多人安慰我說「大器晚成」，可是話雖這麼說，大家「瞎子吃餛飩」——心裡有數。

大概爸爸也爲着我的婚姻大事「偷偷」地着急了許久，當有一次我又跟往常一樣迷迷糊糊地回家來，正想整理一下「華杏」的稿件，忽然爸爸笑迷迷地走了過來，手裡拿着一疊卡片，往我書桌上一放，我正不知其所以，定情看時……什麼……「婚姻介紹卡」？看那厚厚的一疊，少不得有三十來張的樣子。姓名：…學歷：…身高：148公分，體重：62公斤（我的媽呀！比我還重）姿貌……

婚姻介紹卡

| | | | |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姓名 | 王×× | 長女 | 民國32年5月31日生 | |
| 學歷 | ××學院畢業 | | | |
| 父 | 王×× | 現任××公司董事長 | | |
| 兄弟 | 四男三女（內兄醫師一名、工程師一名） | | | |
| 家境 | 佳（中等以上） | | 姿貌 | 佳 |
| 身體狀況 | 身高148公分 | 體重62公斤 | | |
| 期望對象 | 醫師 | 身高170以上 | | |

乖乖！原來廿世紀「牽猪哥」的還這麼不簡單呢！比我整理筆記還要講效率哩！

好吧！看就看吧！怕他個鳥。好呀！有的還附有照片哩！嗯！臉蛋兒倒還不錯，至少配我這張馬臉是有餘的了，人不嫌我，我還敢嫌人？但是，她是誰？好陌生的影子！

翻了幾張心裡已經開始發毛，算了！不看了。

「孩子！還害噪呢！人都大了。你不好意思拿主意，爸爸幫你拿主意得了。」

才不呢！「人老珠黃」了，那裡還害什麼噪？但是，爸爸！您不會懂的，那些表格，那些記載對我來說，永遠只是些空洞的符號而已，是再怎麼也活不起來的，不是嗎？爸爸。

「傻孩子，你不想娶太太了？」

「想是想，只是……只是這種辦法太可怕了，太有點那個了。」

「什麼可怕，想從前爸爸同你媽見都沒見過，只祖父一句話就成了親了，那裡像現在還有相片先讓你瞧瞧的。」

瞧！爸爸又搬出那一套殺手鐧了，我還是趕緊投降。「好吧！反正那樣多，我一下子也消化不了，且先擱幾天，讓我慢慢消受吧！」

一等爸爸去後，我還是不免將那些卡片隨手歸了擋。說眞的，我眞不懂爸媽當年是怎麼結婚的。

這幾天學校放年假，正好迷糊迷糊，但是過去經常跟我一道迷糊的哥兒們，而今安在哉？不免獨自一人坐着嘆息了。

許是我那一聲長嘆，吵醒了玉皇大帝的好夢，可憐我孤單單一人，居然鬼使神差，忽有表弟來訪。說起我那表弟，一張馬臉跟我的不相上下，年紀也跟我相當，也可憐跟我一樣，一直找不到一位肯陪他上夜都會的特別座去「瞎摸」一番的。那天他急如旋風也似地，衝進我那「窗明几淨」的「香閨